



秋意浓

张成林 摄

烟水记

储劲松

三河古镇的米酒颜色好看，一汪酡红的秾丽，古静清和，如同陈年的普洱，初入眼不免惊艳。灯下轻轻摇晃酒器，黏黏的酒液微微荡漾，飘舞起伏仿若红丝带，泛着古铜的光泽。酒的滋味也好，进口香醇甜糯，细细品来朴厚纤绵，入腹温润妥帖。以为舌尖上有稻作文明、青草、田野、杜若薜荔、蓬蓬初长成的味道，有原上风、岸边柳和新安江源头之水的气息。据说，这款米酒初酿出来时是乳白色，经由时间的沉积，色泽渐变，最后呈现出清高富丽的红。三河的麻鸭、茶干、米饺、七彩小炒和水豆腐无一不好吃，与米酒也是绝配。

这几年，以旅行或者文学的名义，我三次到三河，却是第一次喝三河的米酒。太好喝，又因长途赶来有些困乏，也就多喝了一点。挥兹一觞，复挥兹一觞，促席延日雨，挥觞道平素，于是骨头有些软，身体有些飘，眼神有些迷离。想起古人的诗：“我有旨酒，以燕乐嘉宾之心。”“我有旨酒，与汝乐之。”三河有美酒，斟来云霞光。三河人的江淮官话听起来像庐剧，在懂与不懂之间。却也无妨，三酉君是媒介更是使者，像三河水波上的一叶扁舟，沟通陌生宾主如同旧相识。酒使人近，也令人远。近是距离，远是心境。肥西的三河是令人远、令人幽、令人旷、令人思无邪的，雨天尤其如此，雨天的夜晚和清晨尤其如此。

那一天三河风雨大作，是台风雨，淅淅杀暑如切瓜，古镇清凉而安适，来访者也不多。正午时分，我撑着一把伞，走在三河老街的青石板路面上，望着比素日空了许多的宽窄巷子、廊桥、楼台、店铺、城隍庙、杨振宁旧居、大夫第、董寅初纪念馆、孙立人故居、刘同兴隆庄、连连绵绵黑白二色的老房子，恍惚以为回到了民国，觉得自己就像《雨巷》里的戴望舒。戴望舒撑着油纸伞，穿白衬衫，戴圆边眼镜，在民国写诗。储劲松打着折叠伞，穿白衬衫，戴方边眼镜，在三河甩着衣袖闲逛。

前两次来，镇子上南腔北调人潮澎湃，几乎没有立足之地，太繁华也太热闹，叫我心生畏懦。我是一个耽于安静的人，繁华与热闹仿佛春药，会让我在其中迷失本心。雨天的三河挂着水帘子，蒙着白白的雨烟，有浓郁的民国风，可以怀旧，也可以旁若无人地歌唱。譬如“笑莫笑，悲莫悲，此刻我乘风远去。往日意，今日痴，他朝两忘烟水里。”

赋写《沧海一声笑》《上海滩》《两忘烟水里》的黄霏，脚踏金镶玉砌的皇后大道，骨子里一身旧气，一身士夫气，一身慷慨任侠气。那年他归道山时，我伤感过，听了一夜的《两忘烟水里》，心间戚戚，似乎一个时代的遗响终于也散尽了余音。远去的人都是逝水，不可追，姗姗而来纠纠而来的人，也只不过是将逝之水。三河古镇已经两千五百岁了，见过吴楚相争的鹊岸之战，见过太平军大胜湘军，见过明清徽商鼓鼓的褙褙和漫长的盛衰，自然也见识过太多的人事代谢往来古今。

时间一样的流水，流水一样的时间，这样慢，那样长，足以让一个人英雄意气消磨尽。

幸而有米酒可以慰行旅，有烟水可以暖沧凉，有文章可以供骀荡。这几天读归有光，听他在故纸上说：“文章，天地之元气，得之者直与天地同流。”三河是可以写一篇大文章的，甚至可以写一部大书，从战国写到今天，从当初浮在巢湖中的一个小岛写到七万人聚居的通衢剧邑，从舒鸠国写到古娱坊。三条河的水，可供研墨，可以洗笔，也可以作巨幅的纸张——三河的前世今生写在水上。

夜里，雨仍在断断续续地下，我希望雨一直下到明朝。秋水时至，小南河、杭埠河、丰乐河三川泾流相灌，两涘之间不辨人影灯影。晚饭后，与同行诸君趁着酒兴，坐小舟游弋于水上，看河，看柳，看灯，看船，看舟剪绿波，看水幕电影，看看夜景的人，雨烟和灯烟如小虫，如小篆，簌簌扑人面，回头看树影苍苍处，忽觉人间烟水茫茫。三河的雨夜很安静，也很唯美，叫人起投迹归此地之心。想起来，这样的话我在别处也曾经说过，扪心自问，无一不是真心。

晚间早早睡了，清晨拉开客栈的窗帘，雨已歇，河上的水烟仍在，黑瓦白墙的古民居刚刚开启木门扉，觉得自己已经在这里住了半世。低声咕哝一句：我还是喜欢三河原来的名字，鹊渚，或者鹊岸。记得写《临川四梦》的汤显祖写过：“鹊渚逢人报好音，龙舒君长挟青琴。”以为这话清而吉，可以刻在三河的石头门阙上。

北牖闲眠

王亚

这会儿我正坐在飘窗上，往电脑里敲字，数窗外路灯下经过的车辆，三辆摩托五台出租，轿车有红有黑白，穿短裙的姑娘过马路有些慌张。窗朝南，初夏的风温柔得像个姑娘。若在古代，我这叫倚南牖而望。今天正十五，一抬头捡到一个大白月亮。

夜来风里没了暑意，倒有一丝姑娘软软的笑意，清凉薄荷味儿。想起了，唐代王桢有篇《凉风至赋》，似乎写初秋，通篇四百余字，专写秋风肃杀，最好就这八个——北牖闲眠，西园夜宴。

这两句简直不像唐人的句子，像魏晋或明清，自由散淡得没有一丁点虚与委蛇。——诸葛亮也唱“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呀”，其实存着姜太公之心。唐人仕途之心更明白，孟浩然就直接给张九龄写希望得到引荐的诗，说：“坐观垂钓者，徒有羡鱼情。”好吧，扯远了，“牖”就是窗户，或者说，窗以前称“牖”。《说文》里解释：“牖，穿壁以木为交窗也。”又注解：“交窗者，以木横直为之，即今之窗也。在墙曰牖，在屋曰窗。”

渐渐直白地叫“窗”，大约因为窗也越来越直白，纵横几根基，通透两玻璃，看月亮也直白，比如一个美人四仰八叉在你面前，总欠了蕴藉。人们凿户牖以为室，最初只像鸟窠兽窟，日落而返权当巢穴用以栖身。后来墙才洞开一个口，有了窗，有了光，有风灌入，坐在屋子里可观屋外景。这是牖，通风透光观景，顺便也成了景的一部分。比如户牖深青霭，庭阶长绿苔；比如朝夕闲坐看云，镇日依牖读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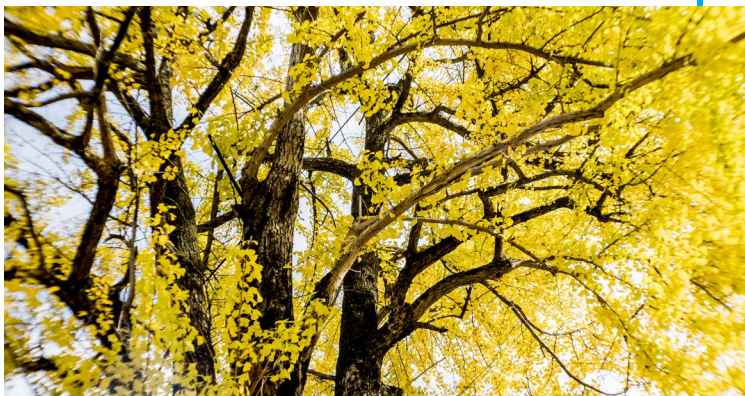
那户牖窗格样式多而美，直棂、卍字、冰纹、梅花……天凉糊纸暑来蒙纱。《红楼梦》第四十回两宴大观园，一行人一早就由贾母领着逛园子，行至潇湘馆，贾母因见窗上纱颜色旧了，便和王夫人说要替黛玉换窗纱。王熙凤随口数出几种，说是“银红蝉翼纱”，有各样折枝花样的，也有流云卍福花样的，也有百蝶穿花花样的……贾母更正道：“正经名字叫作‘软烟罗’……一样雨过天晴，一样秋色香，一样松绿的，一样银红的……远远地看着，就似烟雾一样，所以叫作软烟罗，那银红的又叫做‘霞影纱’。”一样窗纱尚生出这百般浮艳，户牖之美该当如何？

再做不成古人，而欲见其美，当往江南。苏州、杭州、徽州，往往一树梨花后小院清雅，户牖精工。绕影壁而入，月洞门里一池清碧，湖石瑰奇修篁弄影，让你疑心会否隔水送来笙箫丝竹音。穿廊过庭，一些曲折都是良辰佳景。撞入一扇门，空荡荡无人，自是一室虚白。偏往北牖一望，菱格小窗半推开，中庭竹影青绿婆娑，简直是仙人入来凑兴摹出一幅修竹图。再行至西厢，春牖洞开，罗纱微卷。窗内高床软帐隐约，瞟一眼心上就能生出一些儿抓挠，隔纱帘还见得古琴一张，香炉一个，书籍两三部。想着若有小姐扁牖而居，焚香、弹琴、读书，慵倦时含情思春，怕会引得这窗外蜂蝶窥探，柳枝竞拂拭。

徽派建筑更精雕饰。有年去黟县，走得累了不肯上黄山，便去南屏。那日才落过一场雨，影影绰绰的远山作了背景，前景是几畦油绿的菜，衬得作主体的粉墙黛瓦无比洁净，又极清素。走近见了那些门楣窗牖，才知简直是错过了一场盛世的繁华。任一院落木雕都精工细作，山水人物飞禽走兽、蝙蝠祥瑞如意麒麟、梅兰竹菊缠枝纹样……一出戏也可唱到门楣之上。又或许这里的每一扇门窗后，都曾经咿咿呀呀演着一幕幕剧，风月无边。走一阵居然听到胡琴拉起了西皮流水，捱摸着找着一个老院子，门里黢黑，眼睛眯半天才适应，一个老者坐在堂屋里边拉边哼曲。我径直走过去搬张椅子坐下，笑着示意他继续，就跟着那曲调让神思飞了半天。听罢曲照旧参观屋子，天井前的大水缸里养着锦鲤，影壁上刻着芍药，廊檐下巧雕着吉羊，一切都老旧得似乎与我们隔着时空。走到后窗时，我真实地被击中了，一声“呀”只有半截，另半截生生停在张大的嘴上。那是一个花窗，回纹与花结交错回环。让我砰然心动的是漏窗的那边几朵雍容的牡丹正笑得气韵非凡。我就隔着窗看，生怕切近了会惊扰了它们。我是俗物，它们却非凡品。

老者说是这屋子前主人祖上留下的品种，荣枯几度，大约百来年了。我不知真假，但信任这满屋子旧时风华。

我打探不到屋子的前主人该是何等样貌才情，只叹江山风月本无常主，此刻能倚牖赏花便得了人间喜乐。



一树黄花

汤青 摄